

DIER HU CHA—SHIKANGQIANG SHUHUA DIER HU CHA—SHIKANGQIANG SHUHUA DIER HU CHA—SHIKANGQIANG SHUHUA

第二壶茶——施康强书话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RENMIN

CHUBANSHE

今人书话系列



今人书话系列

第二壶茶 / 施康强书话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RENMIN

CHUBANSHE

JINKEN SHIHUA

JINKEN SHIHUA

JINKEN SHIHUA

丛书策划 绿林书房
责任编辑 蒋 恒
责任校对 张谷年
装帧设计 池长尧

第二壶茶——施康强书话

施康强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排 版 杭州天天电脑信
息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装 订 长风纸制品厂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25
插 页 4
字 数 216 千
印 数 1—10000

版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次

ISBN 7-213-01527-3/G·377

定 价 14.20 元

谈书的文字古已有之，此者如今归之“书话”，而古时多属目录校讎之学。汉代刘向父子受命校书秘府，著为《别录》、《七略》，其后班固据以纂成《汉书·艺文志》，此乃官修书目和史志书目之开端。三国两晋而下，迭更丧乱，而图籍著录屡代不废。如郑默之《中经》，荀勖之《新簿》，皆有创获。唐初修《隋书》，有《经籍志》之作，玄宗时又有《群书四部录》，至此官修书目已蔚为大观。私撰目录肇始于南朝齐梁间，王俭撰《七志》，阮孝绪撰《七录》，总集众家名簿，补苴官目之缺，堪为书林佳话。王、阮志录群书，非仅津逮来学，更以惟书是癖之雅趣启染后世文人。延至宋代，私家刻书、藏书风气大盛，各种书目著录相率而出，亦为一代雅事。举其要者，首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二志。其后明清两代，书海泛滥，此类著录便是不胜枚举。而书目之外，至此又有书跋集录一路，如毛晋《隐湖书跋》、钱曾《读书敏求记》、王士禛《渔洋书跋》等等，较之前者更见读书人之心得和情趣。

由志目而为题跋，而为近之书话，著述体裁之递相嬗变，盖因风气所使，古今文人心性不同耳。古人著录图籍，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要旨，惟于版本、目录一节用功良多。近世以来，文人觉于时势，书里书外，触处皆是文章，故援笔之际，或于义理辞章道及风俗人心，或由掌故佚闻寻绎精神趣味，论列书事亦多有感而言，缘事而发。近人叶德辉撰《书林清话》，虽云旨在考述刻书源流与校勘家掌故，字里行间亦自有传薪之意，又痛慨“秦火胡灰之厄”，心事意气在在可见。

《书林清话》之前，有叶氏族人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一作，哀录藏书家遗事，亦未尽是书斋之语。此二书，自书目、题跋之外另辟一途，可谓书外言书，文字式样显然更趋自由。如今“书话”之体，通常以为由清人书跋发展而来，其实叶昌炽、叶德辉这类摭谈诸般书事之文字亦是一处来源。唐弢先生在其《书话》初版自序中说过，他本人的书话写作就汲取了《书林清话》的一些特点。不惟其一者，但看三四十年代出现的许多书话，像阿英、郑振铎、周越然诸先生的作品，都是兼具前人书跋和书事笔记性质。至于今人之书话作品，则又不同于前人，其中版本目录色彩愈益减褪，而更为注重书里书外之掌故、事略、情致、意境等等，且不乏针砭时弊之笔。读书人掩卷思道，抚今追昔，激扬文字，厥有斐篇。此者见性见情，更见时贤用世之心。

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书话之作大行其道，与日渐繁盛之学术随笔互相辉映，已是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化景观。当然，今人书话仍还不同于一般的学者散文；较之后者它含有更加浓厚的书卷气息，大体不离书本或书人书事。在出版事业日益繁荣、书籍流布十分便利之今日，此类文字备受读者欢迎亦自必然。其实，书话之风靡今日，亦正体现了学术文化由书斋弥散社会，由学者播于民众的现代精神走向。

浙江人民出版社向以繁荣学术、积累文化为己任，于书林诸事亦多用心，以往曾出版《两浙著述考》、《浙江藏书楼》等书，为读书界所看重。今届，该社又拟系统出版今人书话，委托我辈策划其事。我辈不才，幸赖海内学者书人鼎力相助，俯仰之间已初具规模，且精华所聚，可读可赏，或可谓之今世之书林佳话也欤。

绿林书房

一九九七年六月

2 【今人书话】

自序

书名《第二壶茶》，自然是因为有过“第一壶茶”——那是我的第一本随笔集，名叫《都市的茶客》。

第一壶茶喝完了，再沏第二壶，按理应该把旧茶叶统统倒掉，换上新的。这壶茶却有点特别，既有当年的新茶（这两年写的文章），也有前几年的陈茶（未结集的旧文），还用了一点剩茶（已收入《都市的茶客》的几篇）。之所以保留一点剩茶，不是敝帚自珍，舍不得泼掉，而是因为我的兴趣中心有连贯性：有的文章与旧文之间有相当强的“互文性”，连在一起读，或许能相互发明。

出于同一原因，所有这些文章不按发表或写作的时间先后，而是分类编排。第一辑“三都赋”所收各文，以三座大城北京、上海、南京为题材。北京是我求学、就业、定居，迄今近四十年的地方。写作往往需要某种时空错位，或许正因为距离太近，习以为常，我为北京写下的文字反而很少，只有两篇。上海是我的生身之地、父母之邦，哺育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作为读者，我对记述这个大都会的历史和现状，描绘那里的人与事的作品，总是特别关注，有时忍不住要发些议论。喜欢南京，是受了《儒林外史》、《桃花扇》和《板桥杂记》的影响。老冒傻气，总想在早就没有旧院和长板桥的秦淮河畔寻觅一点残脂剩粉，或者碰上个把“菜佣酒保，犹存六朝烟水气”。

少年时代读过的书、喜欢的作家，常使我们终生难忘。五十年代我在上海上中学，那里还有出租连环画、旧杂志和小说的“小书摊”（当时的上海人管连环画叫“小书”）。我从家门口的小书摊上借来四十年代的杂志《万象》和《杂志》，读到张爱玲和别的“海派”作家，由此养成我与同龄人不同的文学趣味。几十年后，张爱玲的作品开禁，一度成为热点。虽非专业文学评论家，我觉得自己也有话可说，于是有了第二辑“难忘张爱玲”里的一组文章。

翻译是我的本行。“割草逮兔子”，本是顺手的活。于是免不了在“做翻译”之余，也写一些文章介绍自己译的书或评论读过的外国书，是为“西窗风景”。另有几篇专就翻译本身立论的杂文，统名之曰“不忠的美人”，那是借用西方的经典译论：翻译作品好比“不忠的美人”，译文漂亮的，往往不忠实于原文。（我们的老子早就说过：“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当然也有不忠的丑妇。遇到这样的翻译作品，读者只有自认倒霉了。

又一辑叫“饮食男女”，忒俗。雅俗之分，或许不在谈什么，而在怎么谈。如张爱玲和周作人也谈吃（苦茶庵主有时还谈性），是大雅还是大俗？当然，这种文章境界，区区是达不到的。

最后一辑以“往来成古今”做总标题。用的是熟典：“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的首联，少年时代读唐诗给我印象最深的两句。文人说古论今，古人而被今人评说，是一种不朽。今人写文章、登报、出书那么容易，幸亏这些排山倒海的文字的绝大部分都不能传诸后世，否则人类的记忆就不胜其负担了。“文章合为时而著”，也可以解作应为同时代人写作。读同时代人的文章，不但因为谈论的是今人今事，令我们感到亲切，如读晚报上的本埠新闻。即便

谈论古人古事，因为作者是用现代人的眼光去审视，读者面对的仍是今人，不是古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今天的绝大多数作家、作品，大概不会成为后世作者的话题，犹如没有人去读昨天的晚报。不过当天有人读，这就够了。

四十年代上海还有一本杂志叫《茶话》。我喜欢把某种类型的文章，包括自己常写的那路文章比作茶。丰子恺有幅漫画，妙在用现代人的感受去画一句词的意境：“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画中一座竹帘半卷的阳台上有一张方桌，两把藤椅。桌上一壶茶，四个杯子。谈话者兴尽而散，不再惦念那一壶茶。只要他们在谈话时品出些许茶味，人走茶凉又何妨？

施康强

一九九七年一月

目录

自序	1
----	---

三都赋

北京乎	3
砖塔胡同	9
一九三〇年的上海闺秀	15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上海	20
金钱支撑的浪漫	27
平安里中的“三小姐”	29
三轮车上	32
秦淮河里的船	34
又见秦淮	43
杜牧无理	45
夫子庙的歌女	47
金陵亦有杏花村	49
乌龙潭记事	52
青溪小姑亦不恶	55

难忘张爱玲

从《十八春》到《半生缘》	61
众看官不弃《海上花》	65

人生模仿艺术	75
生命不堪承受之重	83
张爱玲与南京	88
张爱玲的母系	91

不忠的美人（翻译杂谈）

红烧头尾	95
被改写的昆德拉	104
“名牌”与“杂牌”翻译	110
翻译的情与爱	113
“杂学”与词典	116
“奇迹王朝”·朝臣·名妓	119
从《侠隐记》到《三剑客》	122
“钥匙小说”	125
等待林琴南	127

西窗风景

《萨特文论选》	131
《巴黎圣母院》译序	134
文章亦游戏	139
《法国文学史》上中下册	144
《玫瑰谷》的启示	147
《基督山》的真面目	149
女学士的杰作	151
克洛德·西蒙的小说技巧	156
被容忍的职业	166
穷人的面子	169

“污言秽语”作为反抗	171
茨威格之死	174
导读新法	177
比利牛斯山中琐记	179
圣旺德里尔修道院	185
巴黎的集市	188
铁塔一百岁	190

饮食男女

周作人与张爱玲谈吃	195
家庭“招牌菜”	198
人非少年不知味	201
俄国茶道	203
台湾的茶浴	205
格雷伯爵茶	207
“堂子”与“窑子”	209
中国古代的性文化	211

往来成古今

唯有读书“贱”	217
施蛰存先生的西窗一角	219
婉小姐的小马甲	222
大旗杆下	224
此间有什么歌不得处	226
雨水洗脚	228
宋韵断章	230

“大同”世界	231
“大同的婆娘”	233
风流厕所	235
宁古塔蘑菇	238
明代泰山旅游业	240
“小大”这个名字	242
侠女与侠妓	243
陈季同的法文作品	246
赛曾与赛瓦公案	248
吴佩孚的《满江红》	250
补《记卢冀野》	253
白采的小说	257
最早赴法国的中国人	259
耶稣会沧桑	261
中国文学的“外销”与“返销”	267
新新闻主义的《血色黄昏》	271
邵燕祥不幽默	275
与萨特接一次轨	277
赤膊穿西装	281
站封面	282
“经典”的侵权	283

◇
三
都
賦

【今人书话】



北京乎

今年春天在北京的书店里看到这本书，很喜欢。翻看目录，上下两册书中收录的文章，近一半是名家名文，如周作人《北京的茶食》、俞平伯《陶然亭的雪》、郁达夫《故都的秋》、朱自清《潭柘寺与戒台寺》、梁实秋《北平的街道》等，见于各家的文集，为寒斋所藏。对我来说，买一部只有半部有用，书价又贵，犹豫半天，还是放弃。

来巴黎后，空闲的时间较多，就像想吃中国菜一样，很想读中国书。在王爷街的友丰书店重睹此书，如逢故人，又有买的冲动。一看标价八十四法郎，是国内售价的六倍，轻叹一声，又放下了。后来在友人家的书架上又和它打了个照面，蒙友人允借，急忙携回寓所，仔仔细细，逐字逐句读了两遍，大慰客居寂寞和故国之思。

全书美不胜收。稍憾者，编者姜德明先生定的体例太严，只收现代作家的作品，“所以举凡政治家、历史学家或其他科学工作者所写的关于北京的文章，虽然写的不坏也不收”。因此我们读不到顾颉刚写京西妙峰山的文章，研究太平天国的谢兴尧写的《中山公园的茶座》。其实，正如作家的文章未必都是上乘，专家学者写起本专业以外的文章来，时有优秀的、至少别具一格的散文。当年周作人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是把顾颉刚那篇奇长的《古史辨自序》也收进去的。这一头的标准严了，另一头似乎宽了一点。有些入选的文章，作

为文章并不坏，只是与北京的关系不密切，仅沾一点边。如黄宗英的《故都传说》，是作者写给“甄哥”的信。三千字左右的文章，涉及北京的仅短短两段。一说她本企望重返燕京大学，后未果。二谈北京剧坛：“胜利后华北剧运未见任何起色，除了老套外，舞台上又多了些伸脖子瞪眼睛挺胸脯举拳头的英雄而已。只是业余剧团，庆祝演出极多。成绩如何不详。”

此书带给我许多惊喜。一是读到姚克、徐讦、叶灵凤等人写北京的文章。叶灵凤于一九二七年夏天有北京之游，先住海淀燕大（今北京大学）。当时未名湖畔那座外观似宝塔的水塔正在兴工建筑。“我支枕倚在床上，可以看见木架参差的倒影。工人们邪许和锤声自上历乱的飞下，仿佛来自云端。入夜后那塔顶上的一盏电灯，更给了我不少启示。我睡在床上望了那悬在空际的荧荧的一点光明，我好像巡圣者在黑夜里瞻望那远方山上尼庵中的圣火一般，好几次冷然镇定了我徬徨的心情。这迷途的接引，这黑夜的明灯，我仿佛看见一双少女的眼睛在晶晶地注视着我。”后来他搬到城里去住。他觉得北海比中央公园好。北海的好处，不在九龙壁和白塔，而在“沿海能有那一带杂树蜿蜒的堤岸可以供你闲眺。去倚在柳树的阴下，静看海中双桨徐起的划艇女郎和游廊上品茶的博士，趣味至少要较自己置身其中为甚”。他在北方不看京戏，宁可被人奚笑为如入宝山空手而归。“纵使我们的梅兰芳再名驰环球中外倾倒，我们去看京戏的兴致也终不能引起。我觉得假如要听绕梁三日的歌喉不必（按：“不必”疑为“不如”之误）往上海石路叫卖衣服的伙计中寻找，要看漂亮的脸不如回到房中拿起镜子看看自己。”妙在这后一句，非“江南惨绿少年”（叶氏自称）、洋场才子莫办。

另一个惊喜是发现邵燕祥先生十三岁就发表文章。《初冬的黄昏》和《登城记》原载一九四六年十月和十一月北平《新

民报》，是两篇用何其芳《画梦录》的笔触抒写少年感伤的小品。文人早慧，信然。

朱光潜的《后门大街——北平杂写之二》带给我最大的惊喜。原作发表在《论语》半月刊一九三六年一〇一期，朱先生时居后门内慈慧殿三号。从慈慧殿出后门，一直向北走就是后门大街（今地安门大街），向西转稍走几百步路就是北海后门。朱先生每日散步，不入北海而是前往后门大街。

“一到了上灯时候，尤其在夏天，后门大街就在它的古老躯干之上尽量地炫耀近代文明。理发馆和航空奖券经理所的门前悬着一排又一排的百支烛光的电灯，照像馆的玻璃窗里所陈设的时装少女和京戏名角的照片也越发显得光彩夺目。家家洋货铺门上都张着无线电的大喇叭，放送京戏鼓书相声和说不尽的许多其他热闹玩艺儿。这时后门大街就变成人山人海，左也是人，右也是人，各种各样的人。少奶奶牵着她的花簇的小儿女，羊肉店的老板扑着他的芭蕉叶，白衫黑裙和翻领卷袖的学生们抱着膀子或是靠着电线杆，泥瓦匠坐在阶石上敲去旱烟筒里的灰，大家都一齐心领神会似地在听，在看，在发呆。在这种时候，后门大街上准有我；在这种时候，我丢开几十年教育和几千年文化在我身上所加的重压，自自在在地沉没在贤愚一体、皂白不分的人群中，尽量地满足牛要跟牛在一块儿，蚂蚁要跟蚂蚁在一块儿那一种原始的要求。我觉得自己是这一大群人中的一个人，我在自己的心腔血管中感觉到这一大群人的脉搏的跳动。”

凡是大城市的居民，必对城市中某一条街特别熟悉、亲近。这条街未必是这个城市里最重要、最繁华的，而是他朝夕过从的，家门口的。笔者在北京已住了三十多年，在北大当学生时，说也惭愧，课余常去，几乎每日一至的，不是韩素音誉之为“世界上最美的校园”里的湖畔柳荫，而是与学生宿舍区